

新詩組評審會議紀錄

主持：吳尚智先生(吳)

評審：陳德錦博士(陳)

胡國賢校長(胡)

會議日期：二零零四年三月

整理：劉天茵

吳：首先我代表城大文學多謝兩位擔任新詩組的評判，兩位都是詩人，亦相當內行，相信同學一定得益不少。今次開會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評定名次，另一方面亦會把二位對詩作的意見紀錄下來，供作者及其他同學參考，借此提高他們的欣賞和分析能力。不知道兩位喜歡以甚麼方式開始？例如可以由兩位初選出來的作品比較篩選，亦可以是按特定次序，以淘汰方式把兩位心目中屬意的詩歌的範圍收窄，再逐一討論。不知兩位有何高見呢？

陳：可先拿胡國賢兄和我共同屬意的作品看看，最後未必一定是那些作品得獎，但可先討論一下。

吳：很好，我想我們可先有較充份的討論，到最後階段才解決名次的問題。或許那位評判可先發表一下意見？

胡：比較印象深刻的是一首一尾那兩首，另外，中間有一組也頗多，好像是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六數首，第二十六首前好像也有。

這個同學有潛質，但可能寫得太多，數量多，間中有佳句，但濫。作為鼓勵可以，這數首詩題材風格相近，估計作者可能是女孩子，間中有些意境不錯，而

且學習其他詩歌風格還算可以，可以從中選出一、兩首較佳的作品作為優異。較特別的就是第一首，文字、觀察和詩的語言的掌握不錯，有點像九十年代後流行的風格和寫法，把自己的心情和感觸，以零碎的手法寫出，雖不能具體說出他的所想，但能寫出現今香港年輕人對生活的習慣，表現出想跳出來的矛盾，語言掌握很好。

另外，第七與第九首的題材相類，也是與戰爭有關，文字和語言的掌握不錯，不過有玩弄文字和堆砌文字的地方，但有個人的風格。

陳：這兩首像同一個人的作品。

吳：是同一個人的作品。

胡：基本上如果要定三甲的話，我覺得可從此人這二首中選出其中之一及之前提及那些作品之中再選。或許看看德錦兄有沒有其他意見？

吳：好。

陳：這幾首我也喜歡。另外就是彈鋼琴那首。但我反而覺得也是九號那首有幾個意象寫得好。

胡：此二首我亦看了兩、三次，初時不知道是同一個作者，因為是分開來看的。到放在一起看時，一看就知道是同一個人的作品。嚴格來說第一首就較清晰，我懷疑作者是刻意用一些比較孩子

氣的手法去寫；後面那首就較老練。如果就感受的真而言，就可能第一首會較直接，容易打動讀者。而第二首就要慢慢細味，也有些比較刻意的地方，如「屍首是科技的排泄物」一句，我覺得就是刻意去營造的。見仁見智，這兩首我也覺得寫得好。

吳：或者第一步我們可先稍為收窄範圍。

胡：其實還有幾首我也覺得不錯，但我想先聽聽德錦兄的意見。

陳：對於第一首的意見我也認同，它的意念可再發揮，也有凝聚力。

胡：你覺不覺得我們的年代有好多這類的作品。

陳：是有很多這種並列的句式，我也寫過這類的詩歌。

胡：這首詩在這類詩歌中算是頗成功的，能寫出生活的瑣屑、煩燥、矛盾、掙扎。

陳：對，能使人感覺到有一種誠意。

胡：有他自己在內。

陳：差少許變堆砌。

胡：是，有些是在堆砌，但這個可看到

是有他自己的心態，也算可以。

吳：綜合兩位的意見，這首應該會在備選之列，可以考慮，但當然還要看看兩位有沒有其他的推介，有沒有遺珠之類。

陳：中間那幾首詩歌有古典風格，每首都想言之事，如剪頭髮，也有中心命題和主要意像，但給我的感覺是沒有把意像進一步突出，再進一步發展。不過，有些聯想也難能可貴了。

胡：他的聯想力是好的，是有才氣的，不過就正如德錦兄所言，可能因為太濫，說得好聽就是點到即止，說得不好聽就是「捉到鹿不懂得脫角」，而我自己則較喜歡他的《我常以一種心情等待》這首，即是第三十首，「雪」那個意像玩得不錯，如果在這麼多首詩中我比喜歡這首，尤其詩的末端，「卑虔，撐一傘六角傘以一種少女的情懷，墜落在你的胸膛，只求一息溫存」那句，意像偷得好，在這麼多首作品中，這首算是有自己的風格。

吳：不知陳兄有何看法？

陳：我比較喜歡《單剪》(第五首)，寫在理髮店剪頭髮，單剪，不洗頭髮，給人灑脫浪漫的感覺，但若可更集中地寫會更好。這位作者頗喜歡寫詩，好像都寫得不少。

吳：他沒有剛才那位寫得那麼多，不過也有好幾首。

陳：即是不同剛才那一個？

吳：不同作者。

胡：《單剪》的風格和寫法有些不同。

吳：是的，遠看字型有些不相近。

胡：就風格而言也有些不同，《單剪》可能較集中，以一個意像如「紅白藍」為主，集中地寫。反而第二十六至三十六首那輯則較散，但在散之中我比較喜歡這首(第三十首《我常以一種心情等待》)，這首算是比較集中，以「雪」一個意像貫串起來，作者的情懷和雪的關係扣得很緊密，不會有牽強的感覺，但文字還可以改善，有些較散，非詩的感覺。作者好像不同。

吳：是不同作者的。

胡：或許第二十六至第三十六首中可選一首作代表，與其他比較。

吳：好。

胡：如果要我選我則會選三十。或者德錦兄有沒有其他看法？其實《單剪》也可以先拿出來，因為不同作者。

吳：可以一併考慮。

陳：我沒有甚麼堅持。不過這些詩歌都有些缺點，也有些優點，打成平手。

胡：這個作者的那十多首作品的水準也差不多，每首各有優點和瑕疵。而這首

的優點，我個人認為是比較能接受多點。

吳：如果陳兄有不同意見，可另提一首也無妨。

陳：沒有特別一定要提出的詩作，但第十七首關於母親的詩歌——《看見媽媽一個人》、《深深何流消逝了》和《對於逝去》這三首，有一種率真，能寫出家事，語言清新，雖不算集中，但基本上較能明其所言。

胡：十七這首我也覺得不錯，我也不反對他得優異，我覺得這首是寫他的生活，例如從爸爸、媽媽的角度寫其感受，我估計作者是國內成長的，不可以說不好，但風格始終跳不出國內的那種比較平實的寫法，當然平實中有精簡，但精簡得來整體又寫得長，故此有時會有些贅筆，語言大致上不錯，不過有些地方不夠精煉，有一兩個錯字。

吳：或者兩位有沒有補充或發覺有些遺珠可以拿出來一併討論？

胡：能代表大學生，這首(第十首)頗有趣，文字雖不太好，但有自嘲、反諷的味道，寫一個大學生快要畢業在報紙上找工作，但只是純粹有種反諷的味道。這種風格其實不太值得鼓勵，但這首詩又寫得夠真。

陳：現在的大學生的心態跟我們那個時代真的很不同。這首詩的對比掌握得好。

胡：反諷用得不錯。「信封」、「郵票」、「願望井」等，聯想厲害。雖然此種風格我們不太鼓勵，但站在學生的角度會有共鳴。

吳：我們亦可以兼容不同風格和題材，至於名次可到最後階段才確定。

胡：先選出備選的作品。

吳：是的，可先選出備選的名單。

胡：其實第四十一首《或者忘記密碼，或者不是》也頗有趣，不太知道它想說甚麼。

陳：題目反而更令我迷惘。

胡：或者忘記密碼或者不是。我覺得這個作者的語言文字掌握不錯，但真的不知其所言，其實我也看了很多遍，他堆砌了很多詞藻和虛虛實實的意像，但似乎難引起共鳴和反應，雖然我們那個年代初學寫新詩就是寫這類詩歌。

陳：例如「方形的風」。

吳：帶出兩位的一些回憶出來。

胡：所以看上去有親切感，但走不進這個世界，亦可能因為我已脫離那個年輕的年代。但他寫得很細緻，比如說第二段「透過食指紋理 細緻摩擦 雨水從傘桿流入 走過熟悉的 九千二百三十號願望大街虛歲還是實年？手中一閃而過的寒冰 瞬間消失於衣袖」有節奏感。但不知作者所說是甚麼。整體上，這首可以考慮但未知能否入選。

吳：它有它的特色。由兩位評判決定它是否放在入選之列。

胡：但真的不知道他想表達些甚麼。有多少優異的名額？

吳：我們沒有預設特定的名額。若勉強作為參考，上屆在冠、亞、季以外有四篇優異。但並不代表有任何的限制。

胡：現在有七篇。

陳：如果熱愛詩歌，可鼓勵一個寫得好的作者，可多給他一個獎。如果是在另一些公開比賽，要對公眾交代就不好這樣。但有時我亦覺得值得鼓勵一個寫得好的作者。我想在大學裏就不需要有這種顧慮，如果真是寫得好就多給一個獎。

吳：無妨。就算投稿數量比較多，如果覺得普遍寫得不錯，而最後有多於一首作品得獎也是無妨。從規章上而言其實是十分寬鬆的，完全沒有特別限制。

吳：如果我們已經有了備選的名單，就可進入第二階段，涉及名次的評定和優異獎的安排。

胡：有八首，先看看此八首：一《城市 • Lavita interiore • 剪影》、五《單剪》、九《失眠的伊拉克孩子》、十《紅筆》、十七《關於母親的詩歌(三首)》、三十《我常以一種心情等待》、四十一《或者忘記密碼，或者不是》、五十七《繼續 • 彈琴》。這八首應差不多。

吳：我們可考慮兩個做法，一個是在此八首中挑出一些可給名次的，另一些則是水準屬於優異獎而未至於可給名次的。當然亦可有其他做法，要視乎兩位的意願和決定，雖然這是頗艱巨的工作。

胡：會否第十首、十七、四十一這三首是優異？

吳：陳兄有甚麼看法？

陳：優異沒有數量限制？

吳：沒有。

胡：此三首優異。同一作者有兩篇入選可以嗎？

吳：也是沒有限制。

胡：即是就詩言詩。

吳：無論兩位想直接尋冠、亞、季，還是再進行淘汰亦可以。如果真的覺得勢均力敵，甚至可以雙季軍之類。

陳：比較第九和第五十七兩首，我頗喜歡第五十七首，不過我想那種你與我的對答影響了我對它的喜愛。詩像是兩人在辯論，但辯論的問題和內容不太突出，如能更集中寫會更好。有種代入了電影又想走出來的感覺，但在出入之間好像自己也不知道採取那種方法表達，是重寫電影某些片段，還是把自己某些生活片段代入。

吳：陳博士的意見也很值得作者和讀者參考。

陳：這兩首詩的主題相近。

胡：第九首較完整，沒有太多刻意安排對話，而是直接以彈頭帶出，是一種舉重若輕的寫法，寫得不好就變得取巧。這兩首皆喜歡，後一首的安排較刻意，如對話、對比，前一首則有舉重若輕的感覺。德錦兄是否覺得第九首較好？

陳：第九首的意像不錯，如「彈頭的啟

程」，造成正負面的張力，於是聯想到伊拉克，因而可能給人多些同感，但詩歌的技巧並不突出。而第五十七首則寫個人對戰爭的觀感，較為抽象，似乎想深入討論問題，但又未能做到很深入。就詩論詩的話，我會覺得第九首較清淡。

胡：第九首能掌握一個好的意像以帶出題材，後面一首則是刻意的自己建立一個架構。第九首較集中，準繩度亦較高。即是如果這兩首比較，應該第九首名次會較高。

吳：與其他三首相比又如何？

胡：但我又想補充一下對二十六至三十七首作品的看法。可表現出作者的敏感度和聯想力，但有瑕疵，當中我選的第三十首只是算是較突出，所以作為入選的話亦不介意沒有名次，而且與第九和第五十七首比較也是差了一點。

《城市》這首學得很好，也是此潮流最流行的詩的寫法，當然這種寫法有好處亦有不好的地方，可以說是抄襲，或者不說抄襲說模仿也好，我覺得重點在於有沒有自己，我覺得這首有作者自己的感受和牢騷。文字而言是這麼多作品中也較為熟練的一篇。

陳：編織得不過不失。

吳：即是說駕馭得亦算不錯。

胡：功力也不錯。

陳：作者有很多發展的空間，反而其他作者非好則壞，未能預見。但看這首詩的話，本身已流露出很多的觀念。

胡：《單剪》？

陳：《單剪》比較只在虛實之間，有寫內心的憂煩，好像「剪不斷，理還亂」，但沒有再發展，像七十年代的詩作。

胡：每一個風格都有好處有缺點。是否一定要有冠、亞、季軍？

吳：無規定，甚至乎也試過沒有冠軍，如果評判覺得有特殊的理由，但一般也會有冠、亞、季軍。如果真的覺得即使最好的仍有較明顯的不足，亦可以有比較特殊的安排。對於這五首兩位有何意見？

胡：第三十首有沒有名次我就不太堅持。

吳：與《單剪》比如何？

胡：現在回看則覺得這首詩有聯想力，但不太喜歡，可能是因為七十年代的詩歌看得太多，如果放在七十年代的詩作中這首不算突出，但放在這些詩中則較集中。但我不太喜歡它繞來繞去也是同一個圈子。

陳：環繞同一意象寫。

胡：第一和第九首的名次可較高，如果有冠軍則不離這兩首。

吳：如果兩位喜歡的話，我們可先由最高開始決定名次。

胡：兩首作者一樣，我們可先選出一首有名次，另一首優異，可以是第九首有名次，第五十七首優異。

吳：無所謂。

胡：於是乎就變得簡單多了，只剩下三首。

吳：四首。

胡：三首。

吳：是否還有一首甚麼《心情》那首？

胡：那首我也覺得應該是優異。

陳：不妨多些優異。

胡：是的，現在有五首優異。現在剩下三首倘我黝可以定口、亞、季，亦可以是一冠兩季，或兩亞一季。我的考慮是當判斷冠、亞、季軍的時候，是代表我們對某一風格的認同。所以我可以大膽的說如果我們把第一首定為冠軍，即代表說現在就是流行這種類型的詩歌，不過可能問題其實不大。而第九首的風格沒有甚麼特別，但寫得真，也是那四個字「舉重若輕」，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這種寫法的。

陳：但如果成為規則或文字遊戲又有問題。

胡：但這種寫法有時又會容易取巧。

陳：我的想法是大學生亦在成長的階段，不同風格也可以鼓勵。我不太堅持《單剪》一首有沒有名次。

胡：即是說冠軍應是第一首，《失眠的伊拉克孩子》是亞軍，《單剪》季軍。

陳：《紅筆》一首，通過紅筆這簡單的物件指向很多事物，亦是一種寫法。

胡：紅筆寫得頗「過癮」，扣得好，由求職寫到四方帽。我喜歡《紅筆》多於《單剪》，但《單剪》比較似詩，《紅筆》較取巧，但見到作者的智慧和聰明，聯想很足夠。

吳：我們還有幾個選擇，如果兩位基本上已確定了冠軍和亞軍，可以是一個季軍、兩個季軍、季軍重決、全部優異，即還有好幾個可能。

陳：如果是鼓勵，可以多給一些獎。

吳：好。

胡：即是兩個季軍。回看四首皆不同風格，有比較年輕人的感覺，有反戰的，有比較個人的感受，也有寫情緒情懷的。這樣也好的，我想也差不多是這樣。

吳：如果兩位沒有補充，我想今天這個評審會議亦可以告一段落，很感激兩位遠道而來，替我們完成如此艱巨的工作。不知兩位最後有沒有甚麼補充或對投稿人的忠告？

胡：整體來說水準不太高，很坦白地說，而且個別詩作不知道是新詩或舊詩，比較不太瞭解新詩，不過這當然未必一定是大學的問題，可能是中學的問題也說不定。二是看到同學的閱讀模仿的水準，亦有一定的創作經驗。如果是入選的作品則每一首都有自己可取的地方，希望同學可以繼續努力。

吳：陳兄又有何補充？

陳：城大創作較開放，限制不大，故學生可取法不同的風格。

胡：我也留意到不同的大學有自己的風格上的偏向，相反這裏則沒有甚麼主流，就像我們現在選出來的那幾首作品，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風格等，這裏的發現似乎比較多樣化。這樣有好處，但也有不足，可能對作者以後的發展有一定困難。

陳：沒有方向。

胡：沒有方向，或者是指南針，變成是各自發展，能發展的就好，不能發展下去的就湮沒了。

吳：從參賽者的資料來看，他們也來自很多不同的學系和學科，亦不限於文科，故此作品的類型和題材亦比較多。

胡：多樣化也有它的好處，希望再多幾年水準會越來越高。

吳：最後再一次多謝兩位抽空幫忙。

